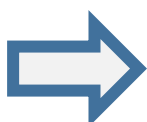


# 白色恐怖小說文本融入教學演示與回饋

〈月印〉、〈波茨坦科長〉：時代下的私語

主講者：人權資源教育中心研究教師、台南二中國文教師 江伊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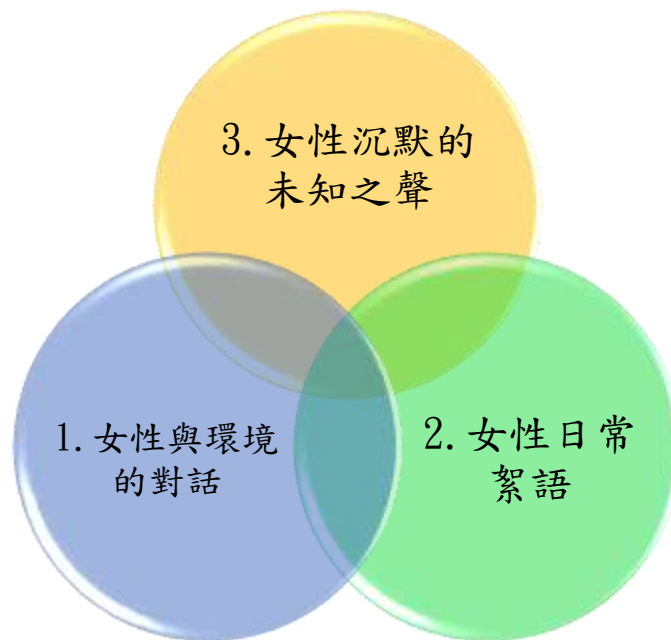
從聲音的私語看見的追尋與迷失、啟蒙與矛盾

## 一、小說中女性聲音的文學性

- 抗爭中沒有女人的臉，她們卻扛起了時代
- 聲音的隱喻

何謂隱喻	法國 尚·米特里(電影導演)：  所謂隱喻，可說是換喻，即原內容的一個元素，  通過一定手法在形象上被強調出來。
「聲音的隱喻」 理論	法國著名作家、批評家埃萊娜·西蘇：  聲音的隱喻是「真」的表現，幫助人們聽到所有的 震顫——聲音的震顫、心靈的震顫，這種震顫  有時需要借助「無聲」來完成。
教學效果	透過聽覺在虛實之間，讓文學語言情境化、人物  語言性格化、時代感受深刻化。

## 二、聲音分析的三個視角



## 三、小說原文節錄補充：

### ➤ 〈波茨坦科長〉(p133)

玉蘭不禁想了一下：「日人的心情不曉得到底是怎麼樣？」但因周圍太過於熱鬧，所以也沒有能繼續想下去。尤其是玉蘭心裡有了一個像孩子戀慕媽媽似的衝動，希望早一刻看到祖國的軍隊。

### ➤ 〈月印〉(p44)

這原本是一棟日本軍官的房子。後來文惠和母親再來看時，知道屋主是一名騎兵中佐。戰死南洋的消息幾天已經抵達家裡。女主人沒有兒女。現在一個人已經被編入日僑遣送隊裡，不久就將從基隆上船遣送回國。

母親和她最終決定要這棟房子時，女主人剛剛從神社趕回來。

新寡的女主人，這一次已經洗盡了鉛華，露出蕭瑟的苦顏。

一身素色的和服，質地是淡墨色的細絹，胸口上圖案式的花飾宛如秋日的寒菊。

她聽到母親說女兒準備以這棟房子做為婚後的新居時，驀然若有所感。

本來一直撐著緊緊的顏臉，這時終於慢慢鬆緩了下來。

在門口像她們母女道別時，隨著初秋的午後流泊在長青木之間的一股庭風，她將身子徐徐向前彎下來。那九十度般的鞠躬，比河邊的蘆條還要柔弱，頭不抬地埋著臉，以溫煦的語氣對著即將成為新娘的文惠到喜說：「那麼，就在這裡預先恭祝妳的新婚。」

微風吹嫻了寡婦的霜臉。

➤ 〈波茨坦科長〉(p168)

所以她看見丈夫這樣漁獵日人賤賣的物品覺得厭惡，而且成為苦痛。

「好了，回家了吧！買這麼多，連擺的地方都沒有了哇。」

「便宜便宜，這個壺子很好。」說著又買了。玉蘭對丈夫的物慾厭煩透了。

➤ 〈月印〉(p48)

突然她又暗叫一聲。「冷。」她發現自己竟在啜泣。

她趕緊用手肘擦去淚水，搶前走了幾步，走出了短牆。

她不承認自己正在流淚。

然而不得不承認的，自己一向堅強而沉著的心，近來也慢慢動搖了起來。

眼看著敏哥一天一天嚴重下去的身體，她有時幾乎束手無策了，接著整個人就慌亂起來。

「如果……，萬一……。」這樣的問題開始鑽進她的腦際。

有時回頭一想，一直隱藏在她內心深處的，其實早就是這份恐懼了。

在無助的時刻，她幻想著突然有一天，她在街上買到了西洋的特效藥。

➤ 〈波茨坦科長〉(p179)

她在客人回去後向丈夫質問了一下，可是范漢智一點也不告訴她，她覺得寂寞，比丈夫的祕密主義更甚的是沒有得到丈夫的信賴，這更使她擔心。夫婦之間尚有祕密，其矛盾使她茫然自失。她想男人都是騙子，女人總是被騙的。這樣想著她心裡有某種憎恨感徐徐地抬起頭來了。她深切地感到，生為女人的無意義。

➤ 〈月印〉(p110)

文惠又目送著自己的丈夫和楊大姐離去。這一次他們兩個人躲在同一把傘裡，慢慢消失在風雨中。

碎石子路一陣磳磳的腳步聲，響了又停了。

現在悄然無聲了。

門外只剩下雨聲。

文惠把門關起來，無聲的屋裡留下了那把油傘的桐油香。

➤ 〈月印〉(p104)

寂寞，隨著每夜傳來的軍號，慢慢包圍了田間，慢慢包圍了這棟房子，也慢慢包圍了天天孤坐屋裡的她。文惠已經愛上了兵營裡的喇叭聲。

「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。」文惠又一次暗自對自己這麼說。

➤ 〈月印〉(p100)

現在鐵敏經常不在家，她就養了一窩小鴨子來解悶。大白天一個人偷偷哭起來的事也開始有了。

➤ 〈月印〉(p110)

「慢慢妳就會明白。」夜裡躺在蚊帳裡，偶爾問他到底在外頭忙些什麼。鐵敏就點起紙菸，一邊若有所思的吸著，一邊就對她這麼說。

接著，就是彼此長長的沉默。

帳子裡，只有火點燃燒著菸絲那細細的裂聲。而他們各自的心思被那聲音隔著遠遠的。

#### 四、「聲音快遞」文本練習

#### 聲音元素

### 〈波茨坦科長〉

(蕙英)繼而又自嘲地說：「妳說啊，我怎麼能夠替貪官汙吏生孩子呢？」說著又哭了起來。玉蘭不單沒有話可安慰她，反而一同哭了起來。蕙英走了後，玉蘭的心情更加黯淡。好像感覺到今天的雖然是人家的事，恐怕將來就是自己的事。(p177)

### 〈月印〉

第二天，院後的竹子在風中擦著屋檐上的鐵皮，那孩子的影子又掃到她的心頭。不知怎麼的，這麼一想，屋後那田野忽然多了一層色彩似的，感到特別的明亮。「如果懷了自己的孩子……。」

下次她倒想要仔細瞧瞧楊大姐，看看她那麼豔麗照人是不是跟生過小孩有關。(p109)

五、The shape of voice：弦外之音活動

聲音	情緒	覺察原因
1.		
2.		
3.		

### 活動省思

透過聲音背後的隱喻，呈現小說中女性的觀點

## 六、小組文本練習：

### 第一組

波 臺灣淪陷到現在已經五十年，大家都是當一個沒有祖國的  
茨 孩子長大起來的，自己一直動不動就得向有祖國可自傲的日本  
坦 人自卑低頭，但現在不論對誰也不需要這樣了。

科 「啊！實在有幸，應該來謝天謝地，如果我是男人的話，  
長 一定去當兵保衛國家。」她感到生為女人好像有什麼莫大的損  
失，可是，女人對於國家也可以有貢獻呀。無論如何，不懂國  
語是沒有辦法的。她心裡忽然有了決心：「對！我現在就要拼  
命的學習國語。」(p135)

▲玉蘭





## 第二組

波 蕙英和玉蘭同是「鷗會」會員，在特別看護時代一同被派  
茨 遭到香港過，回臺後蕙英升為「鷗會」的幹事，勇敢地活躍著。  
坦 出征軍人的歡送，遺族或傷病兵的慰問，獻金運動等，成為皇  
科 民奉公會的別動隊，常在臺上大聲疾呼地向民眾演說。那時的  
長 蕙英真是黃金時代。被目為台灣女性的代表，芳名常出現於報  
章。可是時代使她的心境一變。以前她每天早晨在日本神壇前  
祈禱，如今神壇撤去，換上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像。而且不知在  
什麼時候把日本服裝也丟棄，換上了華美的旗袍，這就是所謂  
光復姿態。同時陪伴她走路的人不是日本兵而是我國的軍官。

「玉蘭小姐妳也……。」

兩人握握手，互相用笑容掩飾了一切，然後簡單的把各人的  
男友介紹一下，就離開了。(p144-145)

▲蕙英

▲玉蘭

### 第三組

波 范智漢接著蹣跚地想進入裡面的房子，突然皮包掉了下  
茨 來，五六顆圖章散亂一地，玉蘭撿起一看，完全不是范漢智而  
坦 是全商店的。她覺得奇怪，但也沒有進一步想。當她要把掉了  
科 的圖章放進皮包裡去的時候，看見皮包裡全是圖章。怎麼會有  
長 這樣多的圖章，她不由一怔，問她的丈夫，范漢智只踉蹌地邊  
走邊由嘴裡哼出「唔！唔！」的聲音：「那個嗎？那是做官的  
人的法寶。沒有那個妳就不能做汽車的呀！」

他浮起自嘲似的笑回答。玉蘭不大能瞭解。她更追問了一  
番，可是范終究沒有說出底細來。可是她朦朧的察覺到：丈夫  
在做著不正當的勾當。范一躺在床上就發出鼾聲睡著了。但她  
不知怎麼的想來想去，過去的一切事都顯現了上來。愈想頭腦  
愈清醒，總是睡不著。夜愈深，范的鼾聲也更響了。(p174)

▲玉蘭

#### 第四組

月 現在楊大姐的眼光落在文惠的身上，文惠頓感一陣子不自  
印 在。

「文惠，妳不認為那塊地方是我們大家的嗎？」楊大姐換了口氣，這次卻是閒閒地問著。

「是妳的，也是我的，是我們大家的。」

空氣還是窒悶，密不透風似的。文惠倒給愣住了，她撞到楊大姐的眼光，馬上移了開去，好像給燙到了。

她從來沒有過這種心思。大陸，只是她夢中一塊美麗的土地，她卻沒有想過那是誰的。

是的，是大家的，是中國人的。然而怎麼才算是大家的，她卻沒有想過。

現在經楊大姐這一問，反而更加糊塗了——的確這是一個問題，她在心裡這麼想。

客廳火煙蒼茫，油香膩人，文惠為了自己的無知，一時都要感到無地自容了。在楊大姐面前，自己突然變成了小學生一樣，站在先生面前，答不出話來。(p92-93)

▲楊大姐

▲文蕙

## 第五組

月

「敏哥。」她想從這邊大聲喊他。

印

她沒有喊出來。她只在心裡這麼叫了一聲，膽怯怯地。

太陽慢慢爬到頭頂上，曬乾了她溼漑漑的眼睛，也曬乾了她的口唇。

文惠一心焦急，無意間卻瞥見了楊大姐。

沒想到她也在卡車上。

久違了似地，感到好陌生，不知她怎麼也上了那卡車。

只見又是一陣風，捲起了楊大姐那一條銀色的絲質圍巾。捲得高高的，在卡車上，像一隻從田裡飛起來的白鷺鷥。

楊大姐的身邊，文惠又看到了蔡醫生，還有那幾朋友。

他們統統都在卡車上。

「那是阿敏了。」母親突然大聲啣叫起來。

可是文惠再伸頭看，卻是看不到。

才一瞬間的工夫，他們又統統不見了。

他們一個一個被押下卡車。

「文惠……」

夜裡躺下來，她總聽到鐵敏在大聲喊叫她。

聲音很遠，而人又好像在眼前。

倏忽間，她看見他的人影，從自己的身邊走過——在客廳裡、在迴廊口、在花圃上。

那喊叫，就像那天的槍聲，在遠處的山窪裡迴盪。

她從夢裡驚坐起來。睡衣滑落下去，耳朵裡全是嗡嗡的聲響。(p117-119)

▲文蕙

### 第六組

月 「敏哥。」突然文惠叫了一聲，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。

印 接著，她在心裡傻楞楞地說出了一句：「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……。」

下一個瞬間，她就為這句突如其來的話感到刻骨的羞愧。

(p125)

▲文蕙



## 小說中與聲音相關的文本附錄：

### 〈波茨坦科長〉

①玉蘭不禁想了一下：「日人的心情不曉得到底是怎麼樣？」但因周圍太過於熱鬧，所以也沒有能繼續想下去。尤其是玉蘭心裡有了一個像孩子戀慕媽媽似的衝動，希望早一刻看到祖國的軍隊。(p133)

②好像被人收養的孩子遇上生父生母一樣，縱然他的父母是個要飯的……(p134)

③「啊！實在有幸，應該來謝天謝地，如果我是男人的話，一定去當兵保衛國家。」她感到生為女人好像有什麼莫大的損失，可是，女人對於國家也可以有貢獻呀。無論如何，不懂國語是沒有辦法的。她心裡忽然有了決心：「對！我現在就要拼命的學習國語。」(p135)

④那時的蕙英真是黃金時代。被目為台灣女性的代表，芳名常出現於報章。可是時代使她的心境一變。以前她每天早晨在日本神壇前祈禱，如今神壇撤去，換上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像。而且不知在什麼時候把日本服裝也丟棄，換上了華美的旗袍，這就是所謂光復姿態。(p144-145)

⑤她覺得世間真討厭，女子的結婚不結婚，都常受他們說長道短的，不論怎麼樣難受也只好忍受。(p157)

⑥有時候他竟忘記脫鞋子，像雞一樣走上來，這一切使她覺得他是個完全沒有教養的老粗。因為她一個人呆在空曠的房子裡，所以這一類



事也就容易湧上腦子裡，宛似蠶吐絲一樣，接二連三的湧了上來。

(p166)

⑦他知道貨幣貶值是必然的，需快把現金換為物資，完全露出商人利慾昏心的劣根性，所以她覺得非常厭惡。天天在這樣的地方漁獵賤賣品的丈夫不論怎麼看也不像是紳士。只知追求物慾，真是卑鄙。她忽然覺得每個人都在乘別人的困苦的時候搜刮人家的東西。(p167)

⑧她在客人回去後向丈夫直問了一下，可是范漢智一點也不告訴她，她覺得寂寞，比丈夫的秘密主義更甚的是沒有得到丈夫的信賴，這更使她擔心。夫婦之間尚有秘密，其矛盾使她茫然自失。她想男人都是騙子，女人總是被騙的。這樣想著她心裡有種某種憎恨感徐徐地抬起頭來了。她深切地感到，生為女人身的無意義。(p178-179)

⑨同時心焦萬分，湧上來的焦慮使她坐立不安。翠綠宜人的景色忽而成為黯淡的光景，氣急敗壞地忘了一切，一口氣跑下了河堤，連惠英也給忘記了。(p180)



## 〈月印〉

△<sub>1</sub>

文惠一心想著，只要自己能夠和敏哥廝守終身，再怎麼樣的痛苦她都準備忍受的。而且，如果自己愈受苦，都愈有機會得到敏哥的話，那麼她是下定了決心，準備迎接最大的痛苦的。(p31)

△<sub>2</sub>

文惠好像做賊一般，燒著軍刀的時候，一顆心吊得高高的。到了夜裡，她四肢癱軟，口腔發乾，她就自己喝酒壓驚。

現在，軍刀一把一把都埋到地下去了。她一個人坐在廊口，腳棲在石階上，手裡拿著一碗米酒。

刀刃在炭火裡燒到全身通紅時，就像天上的一條彩虹，突然被點燃了生命。然後敲過了再用冷水一澆，化成一股白煙，往藍空裊裊升去，好似折天的小孩升上了天。黑夜替她遮蓋罪行。

酒澆入胸裡，她心安了。(p54)

△<sub>3</sub>

如今事情臨到頭上，她得一個人撐起來。不容猶豫，不能害怕，她身邊還有一個病人要照顧呢。這段時間，她把自己鍛鍊成另外一個人了。(p55)





△4

在回憶中，故鄉是那麼遙遠，而她發現自己已然是一個成熟的女人了。

現在她已經能夠高高興興地向她的少女時代告別。生活雖然不是無憂無慮，然而自己付出的心血既有了報酬，她就產生了勇氣和信心。生活迫使她撐起這個家，她就毫無猶豫將它撐了起來。她為自己感到自豪，也為這個家感到高興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她竟成為一家之主。她像火出頭一般，引導著生活向前奔去。(p7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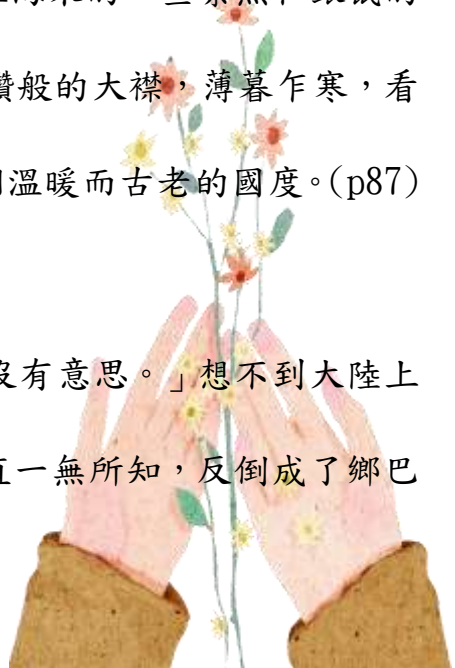
△5

冬去春來，晴麗的天空又掛在竹梢上，楊大姐那一身旗袍還不時閃到文惠的眼前，熠熠作色不已。

「是的，那一身旗袍一樣也成為漢民族的打扮。」文惠心裡每每這樣自語起來。在雜誌裡，文惠偶爾翻到上海來的一些紫羔和銀鼠的披肩，各式各樣的鑲滾袍叉，還有閃著水鑽般的大襟，薄暮乍寒，看到這些眼花撩亂的圖片，益發叫人想起一個溫暖而古老的國度。(p87)

△6

「這種花不宜讓它爛漫，開足了反而沒有意思。」想不到大陸上的人對花有這般講究。相較之下，自己簡直一無所知，反倒成了鄉巴佬。(p89)



△<sub>7</sub>

是的，是大家的，是中國人的。然而怎麼才算是大家的，她卻沒有想過。

現在經楊大姐這一問，反而更加糊塗了——的確這是一個問題，她在心裡這麼想。(p92-93)

△<sub>8</sub>

現在鐵敏經常不在家，她就養了一窩小鴨子來解悶。大白天一個人偷偷哭起來的事也開始有了。(p100)

△<sub>9</sub>

寂寞，隨著每夜傳來的軍號，慢慢包圍了田間，慢慢包圍了這棟房子，也慢慢包圍了天天孤坐屋裡的她。

文惠已經愛上了兵營裡的喇叭聲。

即使是大白天，那雄壯的音符，經過空空蕩蕩的天空，聽起來還是那麼蒼鬱。

「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。」文惠又一次暗自對自己這麼說。(p104)

△<sub>10</sub>

「慢慢妳就會明白。」夜裡躺在蚊帳裡，偶爾問他到底在外頭忙些什麼。鐵敏就點起紙菸，一邊若有所思的吸著，一邊就對她這麼說。



接著，就是彼此長長的沉默。

帳子裡，只有火點燃燒著菸絲那細細的裂聲。而他們各自的心思被那聲音隔著遠遠的。(p110)



現在，她整天一個人在家裡發呆。

「怎麼會？怎麼會？」鐵敏已經被槍斃好幾天了，她還是弄不明白到底為的是什麼。(p116)



「敏哥。」突然文惠叫了一聲，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。

接著，她在心裡傻楞楞地說出了一句：「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……。」

下一個瞬間，她就為這句突如其來的話感到刻骨的羞愧。(p125)

